

姚永樸編

文學研究法

商務印書館發行

姚永樸編

文 學 研 究 法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廢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版權所有印翻必究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三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三六七〇）

文學研究法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姚永模

發刷行者兼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毛鴻基全）

每成一篇。輒爲瑋等誦說。危坐移時。神采奕奕。恆至日昃忘餐。僕御皆環聽戶外。若有會心者。不數月全書成。顏曰。文學研究法。其發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龍。自上古有書契以來。論文要旨。略備於是。後有作者。蔑以尚之矣。今或謂西文藝術可質言之。無取於文。一切品藻義法之談。有相與厭棄而不屑道者。吾不知其於西文果有心得否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一日欲發摅其胸中之所得。而或不能達。將必復有取乎此。庶有以知瑋言之非阿好也。門人固始張瑋謹識。共和三年五月一日。

# 文學研究法總目

## 卷上

一 起原	一
二 根本	九
三 範圍	一七
四 綱領	一五
五 門類	三三
六 功效	四五
七 運會	五三

- 八 派別.....六四  
九 著述.....八〇  
十 告語.....八〇  
十一 記載.....八六  
十二 詩歌.....九四  
**卷下**

- 十三 性情.....一  
十四 狀態.....九  
十五 神理.....一八  
十六 氣味.....二六  
十七 格律.....三三

十八	聲色	四四
十九	剛柔	五八
二十	奇正	六五
二十一	雅俗	七二
二十二	繁簡	八〇
二十三	疵瑕	八七
二十四	工夫	九五
二十五	結論	一〇九

右文學研究法二十五篇。桐城姚仲實先生撰。先生論文大旨。本之董塢惜抱兩先哲。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論。莫不考其全而擗其精。故雖謹守家法。而無門戶之見。存往歲主講國立法政學校。著有國文學四卷。翔贍而簡易。典顯而精鑒。學者便之。璋適以是時亦濫竽講席。獲讀其書。亟率諸弟執贊往受學焉。今年先生復應文科大學之聘。編訂講義。較國文學尤詳。

# 文學研究法卷上

## 一、起原

昔尚書帝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關雎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朱子兼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爲作也。然則文字之原。其基於言語乎。言語其發於聲音乎。聲音其根於知覺乎。大凡盈天地間者。皆物也。物之號有萬。其由氣而

凝爲質者爲礦物。有生意者爲植物。有知覺者爲動物。動物之中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氣而最靈。故鳥獸雖有知覺。而狹而不廣。偏而不全。人則既廣且全。廣故周。自墮地以來。卽呱呱而泣。蓋已有所欲矣。繼而解笑。又繼而解言。至能言而思無不達。求無不遂矣。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且人與人之欲亦可以相爲感通。然而能宣之於觀面者。究不能推之於萬里。是行於近而隔於遠也。能著之於一日者。究不能求之於百年。是通於暫而滯於久也。使終古如斯。將思之達者仍有所不達。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有聰明睿智者出焉。於是作書契以易結繩之治。百官以理。萬民以察。蓋至是而人類之作用乃益宏。文字之功效乃不可勝數矣。昔揚子雲雄法言問神篇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徐偉長幹中論貴驗篇引子思云。事自名也。聲自呼也。孔冲遠穎尚書疏序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韓退之愈送孟東野郊序云。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程子顥語錄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聲音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然則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點畫之聯屬。而字成。字之聯屬而句成。句之聯屬而篇成。文學起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粵稽庖犧氏之王

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易既卦傳又因而重之。繫辭爲六十四卦。蓋天地萬物之情狀。已隱然括於其中矣。及黃帝時。史臣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乃造書契。其初但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而謂之字。著於竹帛。則謂之書。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有六書。所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三三是也。二二卽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訛。日月是也。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湖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或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大抵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同爲造字之本。然序不可紊。其最先者。爲指事象形。有指事象形而後有形聲會意。有四者爲體。而後有轉注假借爲用。故漢志於四者皆曰象。而二者綴於後。與許君小異而大同。但世運變遷。而文字隨之。據說文解字序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已與古文或異。七國時。以天下分裂。字尤異形。秦始皇時。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大篆。或頗省。

改所謂小篆者也。時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古文由此絕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孝平皇帝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新莽居攝復改定古文時凡六體所謂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鳥蟲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自倉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倉頡所作二曰大篆史籀所作三曰小篆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廢古文用八體漢用六體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因事生變也魏世復有八分書然自晉以後楷書獨盛行其後遂爲世所循用此字數逐代增加古少而今多與其體變易古繁而今省之大略也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東漢元興中和帝宦者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謂之蔡侯紙後漢書宣者列傳及唐末益州有墨版蜀相母昭裔請用以刻九經宋景德中真宗又及於諸史若是則今日宜文學發達遠邁古初矣而考其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何哉間嘗推尋其故然後知

詳見焦  
號筆乘

由是印刷之業興而版本出明中葉復有活字版此文籍流布其術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

今之字數孳乳而寢多。其體又視古日歧。迨至楷書通行。而去之也益遠。凡古之渾渾灑灑疆疆之文。在當日不難家喻戶曉者。今則雖老師宿儒。欲求其融洽貫通。非竭畢生之力。不能得其涯涘。故古者以同而易。今以歧而難。此其一也。今之繕寫印刷。視古爲便。凡古人之著於竹帛者。類皆衆所宗仰之書。匪是則殺青無日。職是之故。雖漢之賈龍董劉。其所纂述多者百餘篇。少乃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數篇。今則村塾學究。坊市賈客。亦皆著書鏤版。自命通才。雖擣撘餌釘。率爾成章。然以當於庸俗之心。遂致不脛而走。汗牛充棟。涉覽殊艱。故古者以少而專。今以多而紛。又其一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欲由今溯古。以通其訓詁。必自識字始。夫古者大篆。且羣以爲異於古文。今雖小篆尙覺近古。故說文一書。自當與爾雅同資研究。庶幾可知古人造字根源。若者爲本義。若者爲引申義。若者爲假借義。而經典之奇字奧句。可以漸通矣。試觀古今文家。如李斯有倉頡七章。司馬長卿相有凡將篇。揚子雲有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孟堅固復續十三章。而段氏玉裁說文注。引其中所載孔子以下數十家之說。皆深於文事者。唐韓退之尤兢兢於此。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蝌斗書後記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樊紹述墓誌銘近世湘鄉曾文正公著論。文亦以訓詁精確爲貴。日記可見欲文章之

工未有可不用力於小學者。曩時巴縣潘李約。清爲永樸述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日。每諄諄

蔭

以此訓後進。

以爲小學乃經史詞章之本。

及任滿旋京。

成都門人武抑齋孝廉。

謙

問治說文如何致

力。

公告以入門之法曰。

試取許君五百四十字部首。

記其形體。

審其音讀。

究其訓解。

殫數十日之力。

往復熟習。必期一覩其字。卽能讀爲何音。辨爲何義。並閉卷而能默寫其字體。一一無譌。再與言第二事。其論至爲切實。可備學者之取資。若夫欲從數百千萬卷中。撮其英華。去其糠秕。非知所決擇不可。欲知所決擇。非有真識不可。欲有真識。非有師承不可。蓋有師承而後有家法。有家法而後不致如游騎之無歸。昔吾家惜抱先生鼐。嘗謂己才弱。而上劉海峯先生大。畫則言所賴者。在於聞見

親切。師法差真。意正如此。夫古今集部浩如煙海。究之足以名世者。每朝不過數人。六經周秦諸子楚辭文選。姑勿論。近世古文選本。莫善於姚氏古文詞類纂。曾氏經史百家雜鈔。二書自六朝以前

人外。其以爲圭臬者。惟唐荆川順之茅鹿門坤所定唐宋八大家。姚氏益以元次山結李習之翻張橫

渠載龍无咎補之歸震川有方望溪苞劉海峯數人。曾氏益以元次山陸敬輿贊李習之范希文仲司

馬君實光周敦程張朱四子范茂名涉馬貴與端歸震川姚惜抱十餘人。駢體文選本。莫善於李申

耆<sub>光</sub>駢體文鈔。其所錄者自秦以迄於隋而已。古今體詩選本。莫善於王阮亭<sub>正古詩選</sub>。唐人萬首絕句選。姚氏五七言今體詩鈔。曾氏十八家詩鈔。王姚所列入者較多。曾氏所謂十八家。曰曹子建。  
植曰阮嗣宗。籍曰陶淵明。潛曰謝康樂。靈曰鮑明遠。照曰謝元暉。曉曰王右丞。維官終尙。曰孟襄陽。浩  
人襄陽。曰李太白。白曰杜工部。甫晚依嚴武於蜀。表爲工部員外郎。曰韓昌黎。愈南陽人。先儒謂在脩武然文。每自稱昌黎蓋祖居之地。文曰白香山。  
居易居東都履道里。榜石曰李義山。商隱曰杜牧之。牧曰蘇東坡。軾在黃州築室於東。曰黃山谷。庭堅  
櫟香山。自稱香山居士。曰蘇東坡。坡自稱東坡居士。曰黃山谷。嘗游  
澠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曰陸放翁。游爲參議官於蜀。以蜀帥范成大文字好。交不拘禮法。人穎其疏放。因自號放翁。曰元遺山。好蓋鑑別。皆極精審。吾人從事茲學。自當先取派正而詞雅者師之。餘則歸諸涉獵之中。又其次者。雖不觀可也。果如是。必不致損日力而墮入歧途矣。或曰文章特一藝耳。沾沾自喜何爲。曰否不然。凡以文學爲一藝者。不過本孔子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而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  
諸語耳。然孔子之意。蓋以行爲文之本。非謂有行即可無文也。使其如此。何爲四教以文爲首。述而畏於匡。且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昔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

名之哉。斯言可謂謬。當然則北齊顏黃門推謂自古文人多陷輕薄。顏氏家訓文章宋陳忠肅公璣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者。皆所謂時世所好之文耳。夫豈可漫無區別而舉古人所藉以繼往聖開來學者。一概輕視之耶。或又曰。當今時事孔亟。所應討論者至多。奚暇及此。曰否不然。子獨不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之說乎。夫國之所藉以立。豈有過於文學者。匪惟吾國。凡在五大洲諸國。誰弗然。蓋文字之於國。上可以溯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中可以合大羣而激發其愛國之念。下可以貽萬世。而宣其德化政治於無窮。關係之重如此。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國語言文字之力。能及全球。時以自謂。吾國人反舉國文蔑視之。殊不可解。夫武衛者保國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國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與言有勇。且語言發於天籟。文字根於語言。則亦天籟也。既爲中國人。舉凡各種科學。非得有中國文字闡明之。烏能遍行於二十二行省。是故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學爲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學爲要。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如曰精深高古之文。勢不能盡人皆知之。皆爲之。此則別有辦法。蓋分爲普通學專門學是也。何謂普通學。但求其明白曉暢。足以作書疏應社會之用可矣。何謂專門學。則韓退之答李翊書所謂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是也。大抵中小學校。與夫習他種專科。

能有普通文學。已爲至善。若以中國文學爲專科。豈可自畫。昔王介甫<sub>安石</sub>答孫長倩書云。古之道廢踏久矣。大賢間起廢踏之中。率常位卑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利祿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尙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惜抱先生復魯絜非書。亦謂古今才士苟有爲古文者必傑士。今當斯文絕續之交。諸君負笈而來。有志茲學。是不以爲迷也。使猶不以傑士相期。則吾豈敢。

## 一、根本

左傳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sub>襄二十一年</sub>此孔子尙文之說也。然論語又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sub>也</sub>夫質者文之本也。禮記云。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是文與本固相須爲用也。而本尤爲要。故孟子云。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sub>矣</sub>嗚呼。是豈獨爲立身行己言之哉。苟欲文之工。亦非此不辦耳。此韓退之所以云。

本深者末茂。答荀子書又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答李端書昔荀子況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人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犧。學勤揚子雲法言云。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繁輶。見王仲任充論衡云。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奢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趙徐偉長幹中論云。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也。二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謂之瘦。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君子。必兼之乎。蘇頌氏推家訓云。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學凡此諸說。皆發明孔子文質相須之旨者也。要之此意。易賁卦已詳言之。案賁之九三曰。貞如濡。如永貞吉。夫賁者飾也。序卦傳曰。濡如則飾之甚也。然而曰永貞吉。則懼其滅質也。故上九又曰。白賁无咎。白者无色之謂。雜卦傳所以勉其敦本務實也。苟敦本務實。而文乃不爲空言矣。